

文選

冊三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荅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彥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助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

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顧望避敵逗撓奴教切有刑漢書曰廷尉

斬音義曰逗曲行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

可使將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許諾魏主著令抵罪已輕魏志太

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其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

爰自古昔明罰斯在

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

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

獯獯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獯獯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

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鏐王師又曰薄伐獯獯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

道濟所是以淮徐獻捷河充凱歸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

兖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吳歷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

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

軍司馬伯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而司部懸

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鄧州為司州

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

杜預左氏傳注曰狡

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憑陵弊邑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

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

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眾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

雨洪濤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降及城陷捶其餘眾求恭屍卒不能得

率厲義勇奮不顧命潘安仁汧馬督誄曰

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

全城守死自冬徂秋潘安仁汧馬督誄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

論語子曰猶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守死善道

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

將兵五千人入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戊己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

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

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鄒陽

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記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宣帝詔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王安歸首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漢書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

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

討不時言邁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故使蜚音謂結蟻聚水草

有依漢書曰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蜚毛而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種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儉狃獯粥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

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

今逐客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以資敵

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

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

鄧發兵往援曹景宗爲都督及荊州援軍至二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卽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戍有司

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
成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

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衄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魯

疆疆吏來告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
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
不有嚴刑誅賞安寔景宗

卽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爲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

軍事左將軍鄧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閒邁茲多幸

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閒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指蹤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上先封蕭何

爲贊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一曰知獵狗乎曰知之上二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蹤

指示獸處者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負
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

檐裁鉦鍾鼎遽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弛於負檐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鍾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

鼎而食廣雅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

寡人和諸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

逍遙也潤草塗原豈獲自己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且道恭云逝

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

腹棄甲而復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

覲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覲姑居河之湄又曰有

與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

也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故能

出必以律鎔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伏惟聖武英

挺略不世出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料敵制變萬里無差趙充國頌

勝威謀靡佂奉而行之實弘廟筭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實庸固自逆胡縱逸久

患諸夏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聖朝乃顧將一車書馬

晉書曰聖朝西顧關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非所

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

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

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胡卦切諸

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

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

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母

衣無常主也汜音凡毓音育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

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爲稱首公羊傳曰魯人

至今以爲美談封禪書曰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也

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

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
妹弟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浚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浚寅
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哺
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
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
息浚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
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
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
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
文不分浚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
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
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
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浚整

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卽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旣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

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
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
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
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尙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
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
絀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卽主

昭明刪此文大略故

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

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闔闔茸名教所絕

史記

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闔茸尊顯譏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

爲乃爾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

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閒非其好也

惡積疊稔親舊側目

左氏傳莢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郅都傳列侯

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

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

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

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

謂打後漢書曰或問第五

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

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薛包分財

取其老弱

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

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高鳳自穢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

爭訟寡嫂

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寡嫂

詐訟田遂不仕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數文通之偽迹

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袁彥伯名臣頌

曰迹滂必偽

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衣无常主已見上文整之撫姪食

有故人

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富貴為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

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廚五鼎外饌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

昌占切

帷交質

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媼武負貫酒兩家常折券

棄責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畝為庚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

容也方言曰江淮謂檐綸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引之於教義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

文

選

卷四十

六中華書局聚

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

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入問其故太子曰

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

霍不婚後

巡致仕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

禮記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己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

窳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

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使秦

晉有匹涇渭無舛

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

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自宋氏失御禮教雕衰

答賓戲曰周失其御

衣冠之

族日失其序

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衰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

日周之子孫

姻婭淪雜罔計斯音庶音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撫仕毛

日失其序

斯音庶音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撫仕毛

厮養卒如淳

取鬻祖曾以爲賈音道鄭玄周禮注曰明目腴顏曾無

愧畏

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無忤孔若夫盛德

之胥世業可懷

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違世業之可懷樂卻之家前徽未遠左

傳叔向曰欒卻胥原降在阜

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禮記曰三十

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阜又曰與臣隸

其所詩曰親結其褱九十其儀毛萇曰褱婦人之幃也母戒女施衿

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

論語子曰志士仁人自宸歷御寓

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

左氏傳曰有星孛於大辰申須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負展切紀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

負斧展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又屏風

臣實儒品

謬掌天憲

范曄後漢書劉陶上疏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張綱

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

曰皇甫嵩上言四姓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

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

墓已壞創賈逵國語注曰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命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鄉人為右僕射周禮祖少卿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

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

石以有大勳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而

託姻結好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玷辱流輩莫斯為

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之

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胥胄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

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

司隸校尉荀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漢書董仲舒對策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朱博曰王卿

曰家溫而食厚祿憂公齋閱諸府

音義曰明其等曰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閣主簿

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

錢五萬以爲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

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

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

西朝干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其爲虛託不

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嬖也尚書潘楊之睦

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且買妾納媵

因聘爲資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施衿之費化充牀第儀禮曰女

結悅鄭玄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鄙情贅行造次

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

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臣

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同人者貌

異人者心

列子曰夏桀殷紂魯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

以彼行媒同之抱布

禮記

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

不雜聞之前典

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

法家語顏回曰曰聞薰蕕不同

器而藏汙馬督誅曰聞之前典

豈有六卿之胃納女於管庫之人

尚書

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者也

宋子河魴同穴於

輿臺之鬼

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

穴左氏傳曰阜臣輿又曰僕臣臺

高門降衡雖自己作

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脩庭樹蓬蔑祖辱親

於事為甚

說文機輕易也蔑與懷古字同

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

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

宜實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

熹之黨革心於來日

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

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

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

源官品應黃紙臣

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